
四庫全書
集部

仰節堂集卷三

明 曹于汴 撰

引

張時庵先生八十壽冊引

歲庚申春仲念六時庵先生張公壽屆八旬復元辛君摛辭成冊走書質言俾弁之首顧余不敏其奚以壽公請談壽乎世人以氣為身不以理為身不知身者也乃

以身之所歷為年不以理之所貫為年夫所貫何極是壽之說也如以所歷而已公之宰容也五六年所耳然公之樹勛於容及容人之思公追今未艾也五六年已乎其守滄也六七年所耳然公之樹勛於滄及滄人之思公亦追今未艾也六七年已乎其司南計部二千石秦蜀十四年所耳然南人秦人蜀人之思公追今未艾也十四年已乎比歸林麓不為世俗縟麗態明學講道淑世維風夫道何極之有哉可以窺公之年矣容有難

予者曰果爾則人人在道中人人皆壽何以必得其壽獨歸有聖德者余曰此覺不覺之異耳復元云乎哉愚夫愚婦各具聖人體段一覺悟焉如醉夢得醒自爾手舞足蹈然則人人皆聖所乏者覺覺之則聖人人皆壽亦所乏者覺覺之則壽覺此身從無極二五中來有不與無極二五共不艾哉不則不可言覺公固覺之先者哉請以是為公壽

仙掖貤封詩引

春曹介泉衛君之前主上黨教事也化行勣茂銓司以
翰林待詔遷之蓋久懸不除者致旨嚴勘然終以君雅
稱此遷而准授不為例越三歲則竟以是遷移贈其大
人徐川翁如其官於是閭里歡動謂造物者殆若有意
存焉夫久懸之缺介泉豈覬得之主爵者於應除應否
靡不了了而何為除所不除天子業知為曠典不難奪
之而特恩眷注不啻榮介泉而卒至榮徐川翁始終湊
合若此則翁之砥躬績學以謹厚没齒而介泉承其世

範益醇修宜於邇遐天將昌其閥而揚其光銓司雖欲不以是官授之而天子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然種德者食報厚積者巨發天雖欲不以是佑其父子亦不可得也乃世或謂通顯可力致而圖之以術是與天抗也又或不求諸已而求諸天甚且咎天之不我福是仇天也則胡不以翁觀焉翁之贈也諸達人先生歌誦以詩成卷題曰仙掖貤封而不佞引於首蓋深感於天人之際見翁之得此非偶爾也

題跋

題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

朱先生之學繭絲牛毛而未甞不廓大遠搜旁稽而未甞不簡要履繩蹈尺而未甞不透悟世之外於先生者曰何其不廓大也不簡要也不透悟也是不諳其所到而枉之者其歸於先生者曰先生繭絲牛毛已也遠搜旁稽履繩蹈尺已也是割其所到而枉之者由前之人猶可言也由後之人不可言也故舍朱從陸與闢陸從

朱總之不知先生蓋儒賢之從事於學入門不必同及
抵堂奥未嘗或異儻未窺其堂奥第望門而評隲焉烏
足以盡余年友張華東氏尊信先生寶其文衡昕夕披
玩楮敝墨渝重加裝演不忍釋手其嗜之若此蓋亦遊
先生之堂奥者矣可不謂千載知己乎哉

題南皐先生教言

嘗聞鄒先生之論學矣曰行路曰到家曰開眼曰未開
眼夫既未到家則雖没齒務學終屬半途既未開眼則

雖終日亹亹猶漫道也余曩誦先生之書邇聆先生之講大抵高坐堂室雙眸朗朗之談意其閲歷之久艱苦之嘗叅究體驗積有功力乃臻於是乎士人無其功力驟而聞之未必見信縱或信之亦僅為幽玄妙論聞未曾有足以悦耳而解頤非真能信也果其聽受而出做效而履質之飭躬御物一一相肖方為真信耳詎易得哉浙董父王君録先生之言成帙余受而卒業謬題數語期與學者共信焉然則當如何亦曰第行行不已求

開不已會有到時

題貞裕堂集

貞裕堂集集吳母太恭人之褒揚於上下自誥勑以及傳誌記序詩詠文辭貞言其節裕言其子若孫之彬彬賢且貴貞以啟裕裕以起貞玆集也以章母懿亦以風世教母之子安節先生為汴師寄示汴命以言謹拜手卒業有槩於東夫猶子未繼先十年而夭節已堅是洵貞也撫䕶襁褓之子德成爵顯繩繩未央是洵裕也第當

其直志從一艱苦不二之日貞在是裕亦在是貞於母身可覩裕若有待而見焉耳善乎塘南先生之言節義根於性也夫天下有裕於性者哉世或以險夷樂苦自撼之自怵之乃不無隘焉吳母於境之可撼可怵掃若祛霧蕩若焚毛亭亭無倚浩浩無礙孰貞於母亦孰裕於母詎待先生登第甫稱裕乎竊怪夫士之不知貞者不知裕也夫本包六合羅萬象而營營於數十畝之宮競富鬬麗謂裕於居本髙無上貴無偶而屑屑焉夜睨

台曜晝傍侯門謂裕於貴本前無始後無終而斤斤於百年之内玩流光奉口體幸而皓首謂裕於壽裕其非裕不裕其可裕不貞者如是故君子亦貞而已貞則裕矣太恭人貞於家先生貞於國家國迹也貞不囿於迹不囿於迹之謂裕故貞無所待裕亦無所待然孝子不忘其先則吳氏之後固待太恭人而裕裕無所囿則後之裕皆其裕兹貞裕堂所以有集也

題劉孺人苦貞錄

江右直指以劉孺人賴氏孀節奏於天子欽命旌之士大夫形諸歌頌其子仲集為帙曰苦貞錄夫孺人苦哉苦於形而不苦於心者也以不貞為苦以貞為不苦者也世不能辨苦何以辨貞然劉子念其母艱辛拮据狀其苦之也則宜余亦蚤孤共余母守貧貧未若劉氏之甚而亦艱於甘旨余或食於富貴之家或舉箸躊躇不能入口既登仕版無他長獨不敢輕費人錢安知其不似吾一錢之難彼以一錢為母子命豈其不如我也劉

子仕矣不忘母子之苦當亦知民間母子之苦孺人以貞而成其子之貞劉子以貞而顯其母之貞俾其先君子有妻有子端在是乎嗟夫孺人艱於初貴於終劉子之懷可抒而其先君子又艱於年安得起九原而祿養之則劉子之不能舉箸入口當有時時動者抑亦没齒而已矣此又余與劉子同者也揮筆至此淚潸潸不可遏遂止

題抑齋盧公夫婦傳

余嘗言天下多清有司而鮮窮鄉官夫既輦載而富則所云氷澄玉潔如蔫剡及口礐者何為乎故清之真者難也咎在不知俸廪之外不宜更有所取不知朝廷之祿原以供其在任之用非并其任後身後俱有贍也平生聞山東曹楚石談及此守及此曾晤一客自嘆其祿薄謂到家何所用竊不然之理淮日過諸生盧守恭之盧其盧社學也蕭然四壁因思其父抑齋翁敭歷二十餘載致位中丞所遺後人如此可不謂清之真者哉既

讀翁夫婦傳則翁夙承家學澹素稜峻不知有權相奚
知有其官一裘不浼殁於國事而江夫人閨閣丈夫叱
明珠簪珥之遺真抑齋妻也彼固謂食君之食事君之
事事一日事食一日食子孫何勞焉而以君之官為其
囊篋乎我朝諸僚俸祿載在典制雖善節省亦難多餘
苟無妄取即公卿無大富薛文清宰相迴籍中途而窘
羅一峯狀元及第客至無米不為異也世以薛羅為奇
絕則盧公可易覯哉然使守恭不甘於貧窶而行告於

道家世籍故吏門生宜當有所獲而不之為也亦真抑
齋子也約其躬而揚其先者也不然予何以知廬公之
清之真哉翁夫婦懿美備於傳中清特其一節予感於
此而聊題之乃爾

題張緑汀年兄主教華陰卷

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夫人亦在乎為之而已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其視聖人甚近視禽獸亦甚近
無兩可住足之處世人俗眼則視聖人甚遠視禽獸亦

甚遠究則聖人之遠者果遠矣而彼雖欲遠禽獸不知
其日近也明眼者知其兩近故汲汲皇皇祈以異於禽
獸而齊於聖人其視人亦皆兩近故汲汲皇皇悲人之
窮而共立共達也余不肖每念及此未嘗不生懼焉夫
聖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人人皆有則人
人皆聖戕伐之後人人有平旦則人人可聖第令旦晝
如平旦不致梏亡何至與禽獸近哉自爲者保平旦之
氣爲人者共保平旦之氣其斯而已矣夫平旦之氣以

息而生以夜而息則其故可想矣故聖人主静静也者不以時不以地不以枯寂心之體也赤子之初也旦晝之梏不静耳不静而胡以御動禽獸不遠無惑矣年友張綠汀氏自為為人期之乎聖人主敎華陰以人之聖不聖責諸已以已之聖不聖自責也同心之友題卷贈别余無能為言則以孟子之言衍而書諸卷書既凜凜轉自懼矣

題孫生盧墓克孝册

孫生昔為其祖母盧墓逾復廬其嫡母墓三年畢士紳艷稱之製歌成冊問序於曹子曹子曰將頌諸乎抑祝之也行者啟於途匪若居者止於室是故必有祝俾及其所期孫生竟廬墓之孝將居於斯耶抑自此啟行耶語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謂行仁自孝弟始夫曰本則有幹有枝有花有實曰始則有終幹枝花實之無終而曰吾從事於始矣而可乎行道者未有縈縈其既行之武者有期而至者在也孫生廬墓之孝固其既舉

之武當亦忘之必有所期必有所終必有所止以居矣乃題數語以祝焉

題譚生十畧

譚生同節篤志聖學考訂仲尼年譜正諸家之訛皆據所見發明之為洙泗考畧居常開卷藉以尚友志頗不遠哉既又以生平所讀之書各加纂編自李聃釋迦天文地理古今政事文藝方術皆為畧以淑其身心而宏其應用余得以遂一涉獵嘉其窺覽之博思致之邃也

或謂其言有與孔子不合者雖然予嘗有云善學者雖巷語野謳亦切實際不善學者雖三墳二典徒益支撑顧同節之學如何耳士人童而讀學庸論孟言言聖訓然思以是博富貴虐取窮民誰予違者凌傲鄉鄰誰予抗者予讀書得第人也嗟乎吾夫子乃令人如是耶則雖日誦夫子書何益乃王文成公遇市人鬪詈亦謂之講學士誠好學無往非益也且人不聞雞鳴乎彼以唱曉為事者也不聞犬吠乎彼以守夜為事者也雞犬之

聲非以有為而發故主人善飼之亦然訶打之亦然是之謂率性然則聞其聲得其益不淺也同節意若斯乎其語之會中諸生當知所以求益矣

題海陽別意卷

緊我皇明真儒輩出講明聖學而大江以西尤稱盛焉不佞遊其地晤其人聆其談讀其書未嘗不咨嗟三嘆曰文在玆乎惺魯胡君南昌名士所從學皆鉅公碩儒講貫有年北遊河洛踰中條駐轡郇封吾黨之士執經

請質函丈之間常滿不佞間詢之云若從胡先生講學乎曰否吾輩第從講書耳嘻講學講書有二乎伊其據案横册第一云大學之道尚不謂之講學乎講一而已以學聽之學在是矣以書聽之書焉已耳聽之以學則將契諸心體諸身片語隻言可達神化聽之以書或且入於耳出於口時習二字亦屬想像其勞劬同其費月日同身心之講聖賢為伍一息成千載之業口耳之學皓首矻矻所造不越里巷士宜何所擇焉胡君馬首欲

南多士綣綣製卷為别聊題其端乃爾夫胡君所講未諠也其勿僅付口耳昕夕修證如獲珍饌吾飽吾腹方為我有俾江右碩儒聞之曰吾道北矣不亦可乎

題胡君遺愛冊

夫共世而居者共氣而生交相愛而已或以愛施或以愛報各不容已顧其責在施者有其施有其報未有有其施無其報者也應暘胡將軍愛軍士軍士愛將軍生而歌頌之歿而俎豆之士紳艷稱焉厥子敬明彚之為

冊以視余余想其當年之交相愛也形骸化而精神貫
上不曰我可飽爾可飢我可煖爾可寒我可甘爾可苦
愛之則願共飽共煖共甘也下不曰我可飽可煖可甘
爾可忘愛之則不忘之而歌頌之俎豆之也斯何其翕
如雍如協氣逼滿乎余讀遺冊怳挹淑美而嘉愛不遑
況共閘而交愛一何㒺哉敬明世父之官欲繼父志則
亦繼其愛耳夫愛不靳於禽魚草木況同類而為人愛
不遺於千百世況生同時愛不啻於山隅海陬掉臂不

相識之人況相臨而事使何弗愛焉我愛彼彼何弗愛我焉上下交相愛天下事何弗可為哉然亦知有施而已勿計其報無其報者必無其施者勿疑

芸窗紀愚跋

昔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奚取於文而行之文以載道文行則道行也如以文而已矣雖行之遠奚裨汴素不能文其讀諸家所為文亦多不能卒卷然獨有慕乎督撫褚公之文抒寫胸臆根極至理其贈人不忘箴規

其論事則經綸如指諸掌讀之可知其人必樹勳流聲卓犖朝野者也得其一二而自淑焉可以無過然則道固在是匪文焉已也公以紀愚自命盖不欲以文自居也聖門惟顏子如愚愚故空空故近道彼機智百出其衷空焉否乎其於道何啻千里即文工擘悅君子不欲觀之矣

公餘漫興跋

夫意動而為言言成聲而為詩詩以抒性靈洩積臆也

故曰詩可以觀乃有標新鬬異抽黄對白俯仰流光荏
苒情竇敲推幾失常度性情因而成苦是亦不可以已
耶沐素承乏淮陰其於督撫諸公為屬吏讀公所為詩
及詞若干首大都忠愛孝節之念隨感而發於以匡時
動衆其意油如也公之性情可觀矣夫詩家若以沈約
杜甫為孔子逐聲咻響銖兩而較之曰此為詩此非詩
其論當自有在乃所願學不在此謂作詩若公之忠愛
孝節可以法已夫論詩若聽言其言端方而醇慤此其

人何如也其言綺麗而浮靡其人又何如也故立言者蘄於不失其為人聽言者蘄於得其人通乎是可以論公詩矣

玉笥山房集跋

淛冲倩劉子至予館奉其翁電仲先生玉笥山房集示余余受而恭玩卓契實詣見乎辭矣則海門周先生題其端謂先生少業舉子藝窮年不倦忽夜半聞鶴鳴憮然有感隨棄其所業而業此其聽鶴之偈亦載集中大

要於有聲無聲三致意焉時余座上二三友人因共相辨剖鶴之鳴也為有聲乎為無聲乎將謂其無則其聲至今存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俱聞之十世百世千世萬世俱聞之而何況當時吳山之上戛然而嘹嚦乎將謂其有則鶴唳空空如人耳空空如吳山空空如當時寂寂而何況今日安所執捉然則有而未嘗有乎無而未嘗無乎是真有也是真無也有為真有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十世百世千世萬世無間於此聲吾安得間

之而此聲之中有林林森森者何間於我我烏得不同
卷同舒同動同靜喜同喜憂同憂理同理亂同亂也無
為真無吾安得滯之為柴柵泥之為渣滓而不洗之退
之藏之容之也夫耳惟無聲乃能受聲惟其洗之退之
藏之容之而後能與林林森森者同卷同舒同動同靜
喜同喜憂同憂理同理亂同亂借令卷舒動靜憂喜理
亂之不同吾方柴柵之塞渣滓之錮也掃除盪滌之不
遑鶴與我何與焉而何必其聲之有無之辨剖之嘵嘵

也遂書之簡末付冲倩以質於先生或以其當日之所聞俾我共聞矣

劉世子夏卿傳跋

余讀劉夏卿傳未嘗不掩卷太息有遜思焉世冑之家生而崇膴不競華鬬縟足為美談夏卿具孝友忠信之行志古人徹易理是不可嘉羡乎其薄桓文不行王道罪季孫阻孔子之行王道尤非三代以下可多得也世之齷齪洪涊者無論借令布置周容動有作用有不以

為才乎顥識風生揣摩無遺有不以為智乎挺肩張膽一意摧強有不以為力乎處處流惠人人見德有不羣然而推賢乎然大段霸術之餘耳事功固集元氣實斲誰能純衷直行無機無械至正大公無偏無黨神運而人不知功成而身不宰斯之謂王道蓋亦未見其人也學術不明匪朝伊夕世故多艱罅漏千百孟氏以驩虞為小補今以小補為大奇則以貿貿汶汶不求裨補者衆也噫九原不作吾誰與歸

楊明宇都尉榮壤集跋

蓋余讀都尉公伏闕諸疏淚未嘗不潸潸下也嗟乎臣事君子事親不當如是耶子有不可致之親而臣有不可得之君耶世以楊封翁子尚帝女為艷稱然不以貴戚故妨廢子職徼異數之俞旨徒跣扶葬衣衰食糲三年則昔今戚畹一人而已不則黃金繞身何如父子相對之貧哉諸孫玉立帝女出者業已五允徽隆盛而可欽者在肅雖損貴榮饋食之禮此都尉以克閑致而實

翁以貽穀臻也夫翁之得孝於子也都尉之得順於帝女也聖天子俞都尉之孝願也皆以性通者也性淪渾無間前不以後隔上不以下隔外不以內隔故父子志同男女道合君臣情洽然而世每睽焉則不以性聯而以形闊也形則七尺之外若山川若秦越烏能通乎盡斯人之性詎有不孝者哉水共一池故東搖而西動人共一性故此感而彼應封翁孝而都尉纘其孝都尉孝而聖帝帝女遂其孝或發以性之所有故真或符以性之

所有故速日之遠也珠對之而火生月之遠也鑑向之而水起不知其所以然而其所以然者固已了了可目視而耳聽也夫性統天下孝統百行然則人人可通事事可通盡民盡物奚之而有間者乃綴數言於末簡以旌仰止之思

薛文清公行實錄纂跋

文清夫子吾明之大儒也産於吾鄉若此其甚近也然論其世而師友之者則亦鮮矣夫子學聖人而未嘗不

欲人之共學不學夫子是自外於聖人之學也聖人人也自外於聖是自外於人也而可乎稷竹東任公纂著夫子之行實成錄將授剞劂氏公之人人欲人人學夫子也學夫子者學聖人也學聖人者人其人也志顧不偉哉吁嗟茲錄出而吾鄉之文清夫子接踵矣是公之大造吾鄉以迨天下後世也

讀李如真先生集

夫聖學之不明也遜聖人而不敢居也諉有之衆人是

聖人何遜焉甘為衆人者無論其自好者則曰將為賢人焉非不硜硜非不翩翩而真儒每難於睹善治每難於臻世所號為賢人者或至為世病非盡名浮於質也賢人以知見用事而聖人無知見以知見用事或見已而遺人或舉一而廢百見一隅而遺其全見一時而遺萬世甚且名根利蔕滋其中執態褊行横其外無知見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如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孟子達此故曰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先

得我心之同然者耳乃所顧則學孔子盖嘗流覽今古事功不同者學術不同也學術不同者學聖學賢不同也如真李先生教人曰寧學聖人毋寧學賢人有味乎其言之哉其臨終訓子弟曰人不可以知見用事嗟乎兹其學聖人之要也夫亦其學聖有得也夫余讀其集有深契焉乃題於末俟學者辨之

書江汝修夢蓮卷

人與蓮花無間安得不愛蓮人與元公更無間安得元

公獨愛蓮舉世何人不賞花皆是不容自己與當年意思無别徒艷高蹤於千古自不著察自不充滿耳元公常存蓮香不斷若謂隔越數百年不可面晤或謂可以寤對不可寐接抑謂夢中作聚醒後如失俱有間之見也故曰孔子夢周是其真處總之無間無間之體因欲而掩欲盡乃露中既無梗相痛相憐江漢秋陽推而遜之不得皜皜前無欿地孔子大聖江漢濯秋陽暴吾儕末學大海滌塵烈焰鍛滓可也欲根欲蔓庶其可盪用

愛宏尚友遠寤寐通矣汝修夢蓮南臯先生題以無欲真宗且以江漢秋陽為孔門心法謬付數語請質焉大槩寤時誰不分明於寐時想汝修不但夢奇也

書知非語

絳李子命其所著曰知非語伯玉五十知非淵明亦曰覺今是而昨非顧是非何常之有由賜之所是顏閔之所非由賜之所非顏閔之所是夷惠之所是孔子之所非夷惠之所非孔子之所是君子孜孜進學月有異焉

月之是非異也歲不同焉歲之是非不同也日新者日知其非也日日新者日日知非也日日知非者日日知也譬鏡之照未磨時一姸媸既磨時一姸媸磨之又磨又一姸媸

書劉冲倩飲水擕雲卷

水泠泠可飲雲靄靄可擕此意人多不識顧或水未當前雲未出岫而望望焉庶幾遇之是雲水之牽吾也水既飲水且逝矣雲既擕雲亦散矣猶依依口頰襟袖間

是吾之牽雲水也雖然劉生所飲水今為畫中水所攜雲今為畫中雲妙乃是畫中原來著不得

書存陰說

浙劉生昔著問世狂言欲存陽也玆復為存陰說不欲抑陰之極也持以覲余余曰陽擬君子陰擬小人固有是言然一陰一陽總之天道不聞貴晝而賤夜何至軒陽而輕陰夫非盡人之徒與而陰之耶而小人之耶而姑存之而已耶均是人也同生於乾道則同為陽純陽

無論昨非而今是則昨陰而今陽是非半則陰陽半縱百非一是亦五陰一陽可喜之復也誰其可菲聖主當陽羣賢夾日午天之下向榮足快抑陰豈其時乎且二氣絪緼洋洋無間日出而萬方俱晝日入而萬方俱夜若曰某地多陰某地多陽尤達天者之所不道然則雖無此說亦奚不存也

書權書止觀

語云權非聖人不能用而聖人亦不輕以權許人即學

人可與立猶未遽與以權也何也水止成照學無止奚以觀無觀則冥冥奚以權是以難也昔賢以春秋為仲尼之權書權生於觀觀生於止通乎是可以誦此書矣湽生曾縉世業春秋錄其所得命曰權書止觀其知用心於止也乎止則觀觀則可與權雖然余嘗有言賢有止聖無止聖無觀故無止學未至於無止猶然未可與權也

題薛文清公像

文清先生臨終題詩云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通字未完而絕先生學問所得在此生平讀書為此尚論先生之學者以此學先生者當如此

書治病要語

余曩閱絳藩東壁公所自撰墓誌銘服其達於生死賦小詩贊之比觀辛復元氏所為公傳更悉諸懿行復元向余言公晚年孳孳於學公之孫誠一奉公命從辛子遊能忘其貴而篤於道一氣鍾耶庭訓耶俱可窺矣誠

一手公所著治病要語示余以仁義禮智信五字為基
臚列十要而參以素問本草及諸家方訣為卷十二蓋
壽天下之書也誠一曰吾祖初著此書計卷四十繼減
為二十又繼減為十二此亦先正所稱目減而近於放
下之旨矣世人能捐伎倆埒此者亦鮮即此是學即此
是道宜其達於生死況以下區區世味烏能動乎吁嗟
睎公者且從生死以下勿動

書濟世靈樞

宗侯東壁公既以醫聲於時全活無量厥孫誠一復纉其傳有抱疴望拯者晰如洞垣余及家人輩或失調攝延之治療刻期奏效以所著濟世靈樞觀余悉醫道肯綮將以公之世躋萬方壽域也念不忘世世期於濟此學道有得匪僅僅攻醫術者比盖其學直探大本是以宇宙同視也學局皮膚者雖亦斤斤而潜伏冷念不自覺知學徹神髓藩籬乃破疾痛相關矣又嘗纂前人既效之方成帙曰肘後祕方既以公世何以云秘前人之

之鄭重而祕藏者也何祕乎遇則傳不遇則不傳也遇而傳言言濟世之資不遇而傳輕則耳畔之飄風甚則明珠之投暗矣吁此所以遇合之難而世之罕覩其濟也

書自渡語

自渡語誠一自題其語也渡曰自非人之所能與也未渡而望洋自望也不克渡而溺自溺也既渡而登岸自登也師不能得之徒父不能得之子天亦不能得之人

或不知在溺甚且安其溺長年憐之大聲疾呼聽之漠然甚且怫然將如之何故渡者自渡也雖然未渡之先一自而已既渡之後無非自者無不渡故禹急已溺之思伊切内溝之耻完其自渡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仰節堂集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羅應台

仰節堂集卷四

明　曹于汴　撰

記

婺源朱氏蔵書樓記

宋朱文公故有樓蔵書自為碑記既罹兵火夷為民居勝國時建婺源學宮適卜其地今仍之皇朝崇重文公之學其經書傳註等書家傳戸誦屢厪天語勑禁違悖

載在令甲然公遺書猶衆學士或未全睹茂才崇沐公之十三世孫也深慮散逸將至學脉湮蕪乃盡搜遺書為部若干為卷若干傾囊剞劂之高義儒紳朱光禄吾弼汪憲副國楠吳中翰養春輩助貲竣業繼復建樓以貯厥地亢爽厥制壯麗典守之寄模印之費俱有經畫匪家學是章實關世教遠抵都門質余言為記余聞昔有士人千里從師師悉出經史期在盡授初講一語其人稽首請退浹月不至師問之對云向所聆躬行未徹

敢炫多乎當世稱其善學何必載籍之種種雖然聖賢覺世之心至無窮也如國醫好生蓄材聚方惟患不備文公不云乎恐人未悟故如此言又如彼言此處既言彼處又言其諄諄者其惓惓者耳試閱諸編近循食息之常遠窮天地之秘上遡洪荒之始下暨世代之變總括根宗之會細分枝節之詳費昭名物之賾隱超聲臭之表尺尺寸寸自是渾融本本原原不踰跬步第令學者各隨才力藉為津筏至於道焉而已可不謂廣大悉

具精微無滲者乎而士或徒矜充棟目不及窺或記誦雖勤身心無得譬則珠玉盈前懵為乞丐之子亦有身不升堂雌黄堂上逐聲起障未行詆途譬則海陸錯陳妄言無可下箸也之兩人者校之初聆一語砣砣躬行奚翅星淵豈文公著書之意抑豈賢肩藏書之意

淮北堤工記

出淮郡新城迤北抵安東河淮之所經行歲苦淹漫先是萬歷九年義官歙人鮑越捐資填路建亭造橋樹柳

穿井行路之人稱便府縣義之其得為義官以此迨十九年水更泛濫前路日就圮越勸民築堤捍水願輸米千斛以助工時無應者事遂寢然從此室廬田園沉没於水衆不聊生貿貿焉思逃徙矣越乃告諸山陽令尹何君申築堤之議何君愷悌愛民者也躬督視而勸相之越則日夜拮据計田授工其力不能具饔飱者資助之不克竣其功者為竣之堤計廣二丈至五丈高五尺至丈餘各隨其地宜計長一萬三千七百餘丈越所代

竣二百五十餘丈所資助百六十餘金經始於二十五年正月至次年四月告成堤形如環衆乃安處其中所墾田千餘頃二麥大獲稱樂土矣衆謂非越則此工無由舉非令尹則越無以行其議而民不免於流亡遂樹坊曰何公堤云夫堤之未築衆罹其害堤之既築衆享其利此於建堤者何與乃汲汲皇皇若斯乎用是知天下之人本同一氣其甘苦悲愉無不相關譬如十指雖分而同為一體故睹顛連之狀而拯救之者勃乎不容

已由是克之即聖賢大公無我之道豈有他哉竊恠夫
閭左賈竪崇奉錢神者校利害於銖兩等人已於氷炭
利之所集匪惟不以及人而且瘠人以自肥凡可以術
籠力陷無不為也亦有處豐養侈之人剌甘衣輕一費
萬錢而煢獨無告之衆枵腹露肘曾不得其一盼甚者
深藏厚殖若將為千年之計而父母不得利其有兄弟
不得沾其惠族戚鄰里不得望其餘此其心之迷惑譬
如麻木之人養其一指忘其九指而不知也麻木者有

時而愈其十指之病無不痛楚迷惑者有時而悟其四海之内有困苦不得所者將悲悼救濟之不遑矣然則斯役也固足為迷惑者勸哉令尹洛陽人余同年進士名際可聞百姓為樹坊命撤去葢欲辭其名耳然業已人人口碑詎能辭乎

學易堂記

皇朝號曰大明豈不誠然乎哉夫道世所由立也道在今時不啻中天之日矣粤稽三五之世及三代之盛以

迨魯鄒傳授之際原原本本枝枝葉葉炳炳烺烺可按
也漢儒承煨燼之餘搜羅訓詁功不可磨閒亦莫達其
奥古有宋諸儒闡發昭朗可謂無遺而或割損全體亦
有之焉高皇帝天縱聖神凝道立極而當日儒臣尚鮮
能奉揚休美嗣後名儒輩出論著宏富如入五都之市
萬寶畢陳嚴於步武之細徹於聲臭之先博而有要大
而有統周行之坦咸宜雲漢之倬高揭成見習聞之表
真脉呈焉馬勃敗鼓之遺尊生藉焉是為淵淵是為浩

浩倅循無斁不流於茫蕩不局於邉隅有從心無違心有盡性無拗性不以尊聖者悖聖不以法天者乖天不以維世者禍世千載一時不在兹乎夫道載於六經而會之於易析枝葉則三百八十有四疊互流轉至於無窮探原本則無辭有畫無畫有易杳乎微矣道明則經明經明而道益明也有孚丁子能世其先人之學讀易文園余每遊其園登其堂或令筆録或令口談隱括儒先之撰業已有歲雖余衰眛猶未能研窺測而彷彿大

都真成明備乃為書學易堂三字仍為之記而序述如
斯蓋自幸得生於明盛之時云

平陸縣創鑿興文渠碑記

叅知政事詹公廵方河東植綱振紀飭吏庇民靡不具
舉其大者揚勵風教興起髦更用綣綣按部虞城登
高遙覽挹傅説諸賢聖之高踪神與遊焉已而慨前修
之不作願多士之彙征徘徊瞻顧意者山河淑氣聚散
不恒歟抑何今昔人不相及也乃命邑令魏君引澗析

渠環遶城邑暢厥地靈魏君良尹明作於治者遂廣謀詳度庀材鳩工鑿渠導澗高者穿洞卑者築堤由城北流入縣治徧及公署泮宮通衢委巷疏通足以破窒聯絡蔚乎有章旋出城外灌田三百畒許復於邑之艮方甃磚石為崇臺上竪樓閣嚴祀漢關將軍有鎮定之象聳拔之義其資民耕飲愜人遊眺固無俟論經始於萬歴甲辰七月之望越月工竣夫取河役之餘基取古道之隙費不靡民無擾頓成勝蹟魏君以興文命渠而屬

余為記夫豪傑之興天所篤哉地所鍾哉人所奮哉天道萬古不變者也人心三代永直者也或陵谷不能無遷則地氣有時而乖乎公率作僚吏牖士之天樹人之軌而猶不忘懷於風氣蓋亦嘉惠文教罔所弗用焉耳然天如是其不變也人如是其常直也而地復如是其稱勝也虞之人士有不媿休先哲道崇業茂其昌以對此德意夫傅説負上聖之質不難版築以約其躬草野之中何與天下事而舟楫鹽梅輒復儲諸豫誰能恬之

於守不以米鹽脂潤撼其膺誰能身任天下不以叅兩位育遺之遠斯傳說比肩矣善乎關將軍之言曰心在人日在天誰能俾吾之心如天之日昭朗精融不雜微滓洋溢貫徹不間一髪斯恬於守矣斯不忘天下矣斯動天遇主勛猷彪炳光被山川矣請因令尹以質諸公而為虞之人士效區區焉詹公名思虞庚辰進士常山人魏君名學徵乙酉鄉進士咸陽人

安定祠碑記

安定胡先生子孫散逸江淮凡八支淮陰一支則自洪武二年名子英者先生八世孫也占籍山陽世守譜像隆慶元年閭庠士王汝舟輩請於郡守黄公議以聯城明德書院改為安定書院以祀先生迨萬歷二十四年正月余署府篆張生東周輩以舊祠荒圮請移於府城西北隅積薪庵蓋前郡守倪公所建空閒可用隨請於督撫愛所褚公得允乃令倉大使胡九江修葺之未幾堂君藍田張公至命竣前工迨五月告完移先生像於

其中扁曰崇正祀樹坊曰安定祠祠正堂三間寢堂三間門一間是年冬十二月余復攝府越明春偕寅僚忠所蔡君暨山陽尹何君修祀事於祠下因行文何尹議定春秋二祀歲以為常命工勒石記其始末仍還舊祠碑於此不忘前人好德之雅云嗚呼仲尼云見賢思齊入是祠者尚亦惕然思哉

節孝祠碑記

宋節孝徐先生及其考妣墓在淮城東三里許舊有祠

有司歲時祀之今歲清明前余命中軍官宗承祖增高其墓而展祭焉承祖曰山陽縣治之左為先生故里不可無祠復相與嘆息謂先生之後無人誰主烝嘗者次日承祖率諸生熊志中輩請建祠且請以義民官鮑越董其事余乃處金若干發承祖令興工踰數日來曰偶得先生石像又數日來曰得山陽縣民徐有益者先生之十九代孫也余遂請於直指懷雲陳公心銘周公給有益衣巾克奉祀生而命置先生之像於祠議立會祭

享凡為孝子者得入會夫先生德行文章具有衆美而其究歸於節孝故以節孝稱然節亦所以成孝也則一孝足以盡先生矣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而獨先生以孝顯何哉則以失其本心者衆也嗟乎凡人之溺妻子躭貨利敗名檢甘邪僻無亦私此血肉之軀耳然亦知此軀所自來乎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雖大聖至孝無能酬親恩而無歉者奈何忍遷於物而忘之過先生之里而猛自

省焉必將愴然其不寧矣祠計堂三楹大門二門各一楹得二石獅於民間乃宋時先生之宅故物置之門下

孟烈孝祠碑記

蒲之傭民孟端妻邵氏思蚤寡不欲奪其志抱幼女亥隕於井八歲女熙墜從之既出屍母猶抱亥熙抱母閭巷悲感年友緑汀張君煇其里人也為之傳誦諸王公卿大夫士共揄揚之薦達天朝旌其門且為建祠樹坊遷墓手録各檄牒傳詠授余而以祠記屬焉余披玩愴

然灑泣曰異哉主賓婦嬰乃至此乎然妻不負夫子不負母適得其正此常也非異也世有背夫之妻忘親之子則為異耳末俗以異為常得不以常為異哉夫重淵百尺赴之如歸激湍絶命固結不解是孰為之氣也即理也循其性之自然之謂道也斯時也精靈粹湛羅貫乾元所謂夫婦知能可以埒聖赤子未失斯為大人或有岐言理氣析列聖凡高談性命薄視庸常蓋亦未之思已夫大道渾淪人人具足日用皆是第不知耳顧惟

不知乃為真用也何也知見起於校量校量乃生蹊徑
假令郤知死夫之為烈而後死之熙知死母之為孝而
後從之亦何能直截凝一毫無顧望夾雜也而章縫士
人几席跬步或棄大道而不用奚取於載籍極博或用
之而猶知之亦不免利帶名根其視烈孝何如乎故學
無他亦於忠孝廉節日用不知斯已矣故不識不知為
順則不學不慮為仁義嗚呼詎易言哉祠建景虞門下
計堂四楹中阿居郤熙亥左右侍大門一楹建坊額貞

烈祠二門、一楹外東西小屋二居良婢一以司灑除啟
閉東隅井一便自食創於郡刺史川南郭公元柱成於
鄞郡孫公好古歷萬歷戊戌庚子方竣云

孔節婦祠碑記

節婦姓謝氏大河衛軍舍雩之女嫁山陽民孔椿一載
而孀撫遺腹子金以居有杜言者謀娶之不從強之節
婦投溺於河屍逆流烈女祠旁時已越旬餘面顏如生
金號泣鳴其冤於上困苦不為阻言竟坐斬死於獄觀

風諸部院屢旌節婦之墓與門堂君藍田張公以鄉賢祠左隙地給金建祠祀其母不侫重節婦而多金之不忘母也褒以匾授金冠帶列於鄉飲之席嗟乎生子者報曰男則其喜倍男固優於女也丈夫而猥瑣則妾婦之婦人而才智則丈夫之丈夫固嘉名也乃節婦不背夫而士或背親背君背兄弟背友嗜榮畏窮偷生忍辱以為得計由節婦觀之不亦羞乎遂三嘆而書諸石以告夫進此祠者

趙烈婦祠碑記

烈婦姓侯氏安邑李店村侯良宰女蚤孤育於伯父轉育於所親年十四為馮村趙良進妻貧為人傭越兩月而良進病侍養甚謹又三月而良進卒其母輩將令別適烈婦自縊以死時萬曆甲午歲之仲夏明經癸南張君表其閭孝廉化域王君表其墓銓部朴庵劉君題以辭鹽臺侍御璇石曾公誄以詩移檄鹾司發鍰建祠一所堂四楹大門二楹植木主而祀鄉𣅊謂可忽玩或寢

住其中余結茅其隣瞻拜感嘆恐其久而湮廢為之塑
像以肅觀者夫貧家幼婦非有保姆之教習見之素五
月之夫強半在疢未嘗享其饜飽而一醮不忘甘死如
飴與其敗節而偷生寧一死以全節視改節為甚耻視
保耻為甚急生且可捐況區區末利豈與廉耻校重輕
哉乃有圖利欲之便安厭禮義之拘檢喪耻不顧聞烈
婦之風當亦忸焉泚其背矣爰述芳蹤勒之貞珉藉以
維世云

增建觀音廟碑記

或有問於余曰觀音救苦有諸曰有之然救其可救者耳救難有諸曰有之亦救其可救者耳有人於此敦孝克弟循理守義不幸而罹於苦難神將急救之抑或舉動雖愆出於失誤不係有心苦難及焉神亦救之亦或顯有罪過似在弗宥悔心未泯尚可更新苦難之遭神亦救之神明好生衆生可憫用是拯濟倘有良心斷滅甘從邪枉逞暴戾為得計懷譎詐而罔人怙慝不悛省

改無日天網昭昭賞善罰惡有常理焉斯人之苦天苦
之也斯人之患天患之也觀音固慈不與天左烏得而
救諸吁嗟強家騙室未嘗不奉神像甚且攫金而還刲
羊報祭神方怒笑彼昏不知尚冀免禍而倖福其可得
乎哉秪見其愚而已矣吾巷觀音廟肇自國初屢經重
修碑志詳載邇歲圮漏殆甚里耆輩捐貲募衆庀材集
工增建巍煥先時神殿一間香亭三間大門一間今則
神殿三間捲棚三間通過一間大門三間大都別樹非

故即俱謂創建可也廟後又創殿一間以祀地藏是役也首事十人勤慎不遑而郭君某尤為拮据故甫逾時而工竣謀伐貞珉以識始末問記於余余乃述觀音之所救與否以告焚拜於此者顧慄慄共洗心云

一樂堂記

河東龍泉董公篤行之士蒲坂綠汀張先生從其仲子振祖之請題公之堂曰一樂蓋取孟夫子之語公夫妻康壽五子森立雍雍一堂之上洵可樂也夫孟夫子第

言俱存耳無故耳未嘗計其賢與否豈以家庭之間恩常掩義俱存足樂矣無故足樂矣何敢必其皆賢然公之夫妻諸子則皆賢者公孜孜砥行偶有誤輒内訟不寧期於濂溪而後已里人故有博奕風訓而化之積習頓革仲子潛志聖真問學四方其弟徒步從之其兄徒步省之俱人之所難可不謂皆賢哉籍令孟夫子談及此又當以為何如樂也王天下勢分之極且不與天倫之樂況區區田疇之廣宮室之美囊篋之富官爵之榮

豈足掛公橋梓之齒頰乎惟其賢乃共樂其樂而不羨
世俗之樂然則賢者而後樂此故不必計其賢與否而
賢可知也不然雙親垂白兄弟鴈行者豈少哉而世味
薫心不以為樂可若何此或孟夫子意也或亦張先生
意也

修社學記

萬歷丁酉春余署淮安府事盧生守恭以所居社學傾
圮請修乃為處數金修葺之未幾告竣盧生請為記夫

是區區之役烏足記者雖然余有言往歲李樹山先生遊淮浦宗正吾丈見其子求為之師樹山憮然曰予固不若渠胡以訓之謂赤子方純朴而漸長者漸琢其真何所裨益赤子此樹山自治之嚴也亦可以知訓蒙之方矣第令保其初而已耳夫童蒙譬立通衢靡所向往有人焉引之周行則周行矣引之羊腸則羊腸矣聖人之學周行也勢利之學羊腸也盧生何以教童蒙當自能辨之

仰節堂記

先大人以萬歷四年之春構書舍一區命曰雲津書舍為間者三前敞以會講後分為靜室慕陶靖節邵康節二先生高致題曰仰節堂俾不肖輩學習其中慈訓殷矣迨六年春大人厭世去不肖不能治生產渭弟長成猶未授室遂廢此舍為之完娶事時則十五年冬及十九年不肖叨舉於鄉次年成進士每懷仍建以不泯先緒未能也第於三十六年冬以刑科右給諫奉差過里

製堂舍二匾揭於住屋以見未忘而已今歲始庀材建
造彷彿當年規制移匾懸之私衷方少寧帖嗟乎先人
創業燕翼良遠不肖捐廢之日俄頃數語間耳比欲再
構則宦遊二十餘載僅克復焉興廢難易之辨豈不章
章可鏡哉爰識數語以告後人且使知此番工役所由
起念也萬歷四十四年丙辰二月十八日

遊西山記

余寄京二載且半每聞談西山之勝不能一往拱陽年

丈屢約同遊余屢改期及今月三日乃行自廣寧門出迤邐而西草樹葱蘢塵襟漸爽流盼顔解鞍馬無勞一行三十餘里抵南禪古寺大緣和尚出迎寺殿閣門宇俱損漏其新葺僅殿三楹廊六楹然寛敞豁人心目北有小齋暫憩出寺後登山踞坐榖黍一望如油因思天地生生之德其大矣乎又念后稷播種之功感感不已山後有山森樹烟靄遠眺堪嘉良久乃下經觀音閣睹大像三首六臂相與嘆訝夫此以像寓意亦四目四聰

之說耳繼而歷諸果園蔬圃井邊樹下清幽可人僧持戒不設酒拱陽颯之得白酒一壺共酌迨晚歸寢室時大緣之檀越唐邀遊金山約以明晨中夜聞雨聲灑灑遂高臥晏起及起則山色經雨青翠大異前夕忻然稱賞乃跨馬緣山北行見羣剎或據山麓或山半或山頭朱墻碧樹掩映縹緲大緣指云某寺某寺然不能遍登也抵一庵曰靜妙石墻永巷將入門門者大擊雲板主人肅客顧瞻殿宇及殿後大璫之冢俱壯麗延入廊房

以為止此廊耳入則更有大宅連楹列棟頗與民亭之
思一茶而起行亂石中狹若山窮驀然徑出旋繞至香
山寺寺前大木連抱水聲淙淙蟬語清越不似城市所
聞殿宇俱依山勢層疊攀援而上經數殿轉入方丈進
一軒題曰來青軒今皇御筆也主者談駕幸之詳甚悉
軒前高峯右峙層巒左衍此山之勝或未踰此主僧護
守草木繁茂無寸不青復思世人愚冥得罪天地者亦
自不鮮而天地生養不厭盖信乎生生之德大也大緣

携有果盒拱陽預命僕夫備酒盤桓少時出門猶徙倚
石橋玩水觀魚方行赴寺曰碧雲者主僧以訟他出其
頭陀啟殿遲遲乃由左廊直入觀所謂卓錫泉者殊清
漪涯為小池泉邊古柳一株池内有荷池外修竹數百
琳瑯可愛僕夫仍酌前酒二三啜由中而出覽沼中金
玳魚活潑甚夥乃赴金山之約至則唐越及主僧夔江
在彼遲予輩之來也寺右有小軒團坐之日且西馳此
一日之行其朱墻碧樹掩映縹緲不能遍登者無不似

初出南禪時也軒臨清澗遠瞻平野左有羣峰遶左而行窮水源至一石洞亦幽致過洞抵一樓據高遠覽逸興益劇見遊人兩兩山僧獨步當無機心出樓後緣山步進山徑纔二尺許抵華嵓寺寺不大然有小洞三二俱幽邃倚檻迴首見石壁在屋後綠赤垂垂下寺抵一池其形如壺土人呼為捏鉢湖水清甚就地坐垂足池內去水不盈尺秋高不可濯第襲其清氣耳日已沉冥主人進巨觥醺然而歸時見燈光出樹間忽聞各梵鐘

鼓之音不覺擊節抵寺仍坐前軒夜色蒼鬱漏深乃寢

迨曉主人相留固辭而廻經功德寺殿宇俱廢第唐越

建一小宅養花其中少坐緣河堤行大柳千章西湖之

蓮可十里其花已凋謝悔不早來忽覩一二朶亦足酬

此一行既而過萬壽寺門令上祝釐之處也大緣謂內

有奇石請入觀之予不敢天威不違顔咫尺諒哉第入

鄰寺延慶觀布袋和尚畫像不為六賊所動頗有所得

大緣別而西唐越東予與拱陽東南漸覺喧閙逼耳塵

土撲面至寓殊困倦隔日不能蘇豈方遊時筋力勞憊彼時不覺而此時方覺耶抑塵喧敗人佳趣陡爾成憊耶抑塵遊山遊亦俱勞事不可差視耶然方在山也則二年之塵若隔世今仍在塵也則三日之山亦若隔世信不可大差別矣復憶生長晉中故多山河少年偕計走霍山三日方可出登高四望萬壑千峰汾流激岸雷轟霆震彼時不以為奇也西山暫往乃戀戀至是倦塵氛之擾而後知幽棲之樂耳嗚呼天下事多如此辛丑

八月七日書

遊龍門記

里居一載聽客談龍門之勝為之馳想是月旬有一日偕一峯李君並轡北遊薄暮抵弘芝樓遲田野蕭寺摩撫古碑業覺灑然十三登孤山東偏之栢林甫及山麓見恠石縱横若蹲獅若伏象若歆[illegible]若倚案萬栢森欝柯交根走狀若龍螭與獅象狎卧因而小憩疑在世外矣仰顧山巔有樓突兀如在霄漢由西徑步上為風伯

雨師之廟殿前有亭亭前為門横以欄楯則先所仰顧以為樓者也凭欄南眺百里目前萬頃平疇紅緑相間廟中人謂余曰今猶霧靄耳其晴日禹都鹺海歷歷可指然已大恢廓矣李君聞宗室守正者耕耨其下下山訪之迴視余以為仙也無何守正遣人邀余余辭焉至再乃赴其社有泉雙注頗植花卉白牡丹成叢亦足嘉賞北望山巖又若大虎㧑項伸爪將飲甘泉之象李君浮白余亦忻醻迨晚迴山皎月東升六字浮朗林隙露

白樹杪平鋪幽色可人鳥聲清婉余於此時興不淺李君豪劇醉叫幾忘其險凌晨而起月尚挂空蒼林若洗愈覺妙好暢然而北日中至文清公墓下再拜瞻眺感嘆典刑既出祠門將倚坊上馬大風忽起悚然屏息步走十丈許是風之來不可知然謂先生風之亦可也十五拜子夏子祠其裔孫殊貧時余飢甚渠不能具一熟水胡無周之者逮晚至神前村去龍門尚三二里或謂且歇於此余志方銳策馬趨之傍山東南鑿石為磴其

鈌處聯以棧道盤曲而上拜於神禹殿前見其兩山斷峙大河北來緬懐疏鑿之功古栢森立雉堞廻環右有危峯横揷中流上凌碧落甃磚石為樓所謂吞吐雲雷者峯下架木若橋覆之以屋懸浮水面去水可百尺扁曰飛閣以暮未遑登也憑堞流盻月光射波若冶金泛湧舟人欵乃聲動山谷徘徊漏深方就卧次早乃陟雲雷樓身在空中但目力所及誰障之者大觀㦲不知山下之人仰視此樓中人又何如仙也下此遶入飛閣容

膝之外四顧洪波雖謂水擊三千何不可焉閣前剳板為簀懸以轆轤余為木朽地峻不欲窺之猶存巖墻之戒乎經西亭出廟後度小橋更成幽寂巉巖壁削怪石離列石隙童樹點青綴綠北祀后土右有大石龕懸泉滴滴榜曰鳴玉貴在萬古不息滴滴自奇也龕中寒肅不可久留瀕河小亭共坐地遠喧稀坦懷淵舒動固不若靜耶入山已靜猶羡乎此靜趣固無窮耶巖頭羣鴿為巢繒繳不及嘉其知止循東廊入東亭遊人詞翰俱

集拂拭讀之又東復高峻有亭南向亦堪覽勝北皆巨石好事者鐫大字於其上仍入廟中得文清公之記於碑其陰為湛甘泉先生之筆更不虛此遊也過午大風作激濤怒號飛沙瀰漫石巖撼震想漢壽汾陽誅伐寇虜之日揮戈大戰萬騎奮呼當亦肖是輙又神曠動固不異靜耶抑動中自寓靜耶既晚為主司者所知騶從羣擁為我走村人備餼廪意固甚嘉然余盂叔足飽安用勞人為次晨遂還立馬峨嵋猶舉鞭指顧挹攬烟雲

也方遊時以未獲涇野先生之記為憾北溪路翁授余以稿可以為慊遂呼筆識之時萬歷甲辰三月二十日

郃陽縣興復阿衡書院記

郃陽為古有莘國傳志所載甚核伊尹耕於其野故邑之學宫南百步許有阿衡書院一區不知創自何時萬歷間縣令王邦才更為常平倉書院之名遂湮客歲代篆蘇按檢銳意復之扁其堂曰志尹未幾吳令尹来按檢行其事未竣邑紳康國學時為運庠掌教乃請於鹺

臺李直指移檄竟興復之舉萃諸人士講學其中曠典一新闡揚聖道洵盛事哉夫書院以阿衡名固欲諸人士遊於斯者志尹之志也尹志云何志在覺民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一夫不被其覺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尹為聖之任而其任固在此斯其為學之準也然則據皐鳴鼔簪珮俱集問答互發遂可謂之覺民矣曰未也夫亦先自覺耳故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不則我不昭昭胡以使民昭昭然則

見非不高也解非不晰也聞見非不博且富也遂可先覺自命衆亦從而先覺之矣曰亦未也蓋有印證焉伊尹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尹之覺不可窺測不可模擬然必有瑩然內湛覺其不可顧不可視不可取予者乃如是之嚴也故覺民者使之於辭受取予覺其有不可而勿欲勿為而任先覺者必於辭受取予之不可覺之尤蚤持之尤堅焉尹所以

為真覺而阿衡事業由此出也非僅僅曰予既知之而實行不必符之謂也斯固古之先正創建書院而今之諸君子又從而恢復之意乎會講其中者亦當知所從事矣書院西向大門一間二門三間兩角門各一間正堂三間旁號舍各五間後堂三間旁廂舍各三間門外有池數十畝湍滙澄泓可以種蓮稱勝覽云李君名日宣江西吉水人進士蘇君名州俊山西曲沃人舉人吳君名霖直隸蠡縣人舉人康君名姬鼎進士

重修志道書院置田供贍碑記

昔在壬辰余筮仕淮之司理尋攝府篆建書院一所於郡學之東時督漕為褚愛所先生允余之議且捐百金未幾工竣余議二名以請曰志道曰學孔先生命題志道書院而顏其堂曰學孔堂余乃共諸人士明學其中距今三十餘載矣先是郡大夫劉彬予氏詹見吾氏亦有增葺而歲月既深日就傾圮頃年山陽孫侯振生以東魯大方師牧茲地於凡保障安戢維風剔蠹靡不釐

飭而尤加意文事處金四百餘更新煥美爰萃譽髦課文講業旣著成績剞有課藝約説諸編而仍慮膏火無資恐致閒輟復處金百五十餘置田五十頃零名佃取租歲得金百四十餘給子衿之肄於斯者供會之需區畫俱有條理士類忻忻奮躍余聞之亦適然喜也余方得告在籍賴鹺廵李緝敬侍御建弘運書院於吾里亦買田取租供贍會事余時時聯朋聚講而山陽之舉一時符合豪傑所見果爾相同余不敏枌社之鄉舊遊之

處學會并起南北應求詎不可愉快哉夫道不離人可離非道離道非人志道烏容緩道會於孔子士不學孔何名志道淮之多士尚無負侯至念哉侯山東莘縣人

壬戌進士名肇興

侍御緝敬李公生祠記

先是侍御李緝敬氏奉命按鹺事且竣循例疏請避其尊族少司馬得代以去紳士商民思之不置醵金庀材議建祠尸祝馬謀巳定則告之余余曰是必勝地而後

可恒念醝池之勝海内稱奇但以地隸公家懸有厲禁
匪尋常可以遊衍乃於城之南池之北卜亢爽之區向
離叛祠梵以崇樓海條一帶攬諸几席以奉侍御訂期
對越因而聚會青林翠巘環列為屏池光如鏡一碧萬
頃春雲秋雨朝旭晚霞虞庭解阜之歌洋洋宛在固無
俟交叅互荅而恍侍御在坐暢千仞之高風濯靈襟以
絶滓不亦愉快乎哉竊嘗謂世無善治由士不學道不
學道則不愛人不愛上乃負上不愛下乃負下滔滔波

逝何所底止侍御纘承家學師範名儒日有孳孳故其
持斧而來也内絶私營外無貴態不啻留人之蓄而且
捐巳之有藩籬剖而藹藹肺腑輸之人人席不暇煖周
爰咨遍三藩事至忘疲前箸每勤五夜蠹弗任其久習
不難一旦之滌痌議不嫌於肇興直欲百年之永振用
是商謳於闤闠旅頌於津梁王人息憑社之奸暴客懾
干城之武其大者輶車所至輒明學以作人而兹地建
書院以弘運啓三聖之扃鑰開士類之蔀蒙廩養世世

科條章章其風無窮則其澤無窮其澤無窮則其思無窮茲祠之建固所以寓思也地勝而祠與之俱勝祠勝而地因之增勝然畢竟以人勝也撫今追往仁賢所寄遂成名蹟奕世不磨亦有華棟猶新鞠為茂草牧豎之所躑躅行道之所揶揄如茲之洵可祠也祠將永而弗替也不亦鮮其埒哉乃為之記以劵之異日祠計大門三間二門三間正樓三間捲棚三間廂廚六間外房二間以居灑掃者侍御名日宣江西人進士維時同運鄧

公全悌廣西人鄉進士判運史公名躬盛浙江人進士

趙公名九真直隸人鄉進士共襄盛舉而史公以署篆

董事樂趨盡士民而喬縣尹國棟肩理克成俱應載之

石

萬泉侯懷洙范公去思碑記

於都哉此萬泉士甿思其侯范公而樹之碑也何以碑

寄其思也碑存侯存思亦存也碑可磨思不可磨也去

思碑寰中不乏鮮此比此真思亦真可思也思侯者萬

人碑侯者萬口奚取數尺之碑為無碑亦思有碑勝無碑是以碑之樹也父老垂白者謂從髫到今所聞覩福我邑者罕此侯涉歴他疆域者亦謂罕埒其侯也余之所耳而目者亦如是憶曩時閲薦牘或偶無公姓名咨嗟為不平夫旁觀之咨嗟較當局之許可孰遜兹擢郡丞而大司馬王新城公薦侯監大軍東征又孰與此足鵠仕籍矣昔公初下車時值旱蝗為祟憂色可掬单騎行村塢誰饒於種勸假無種者種種而稔衆不至餒貧

而仕者給以俸曰可鬻炭為俯仰資婦女亦給俸俾織
紝自給其衙舍則蕭然訟者例輸紙穀盡蠲之愛養為
例是若何例也徵賦如數輒止耗羨若將浼焉審編傜
役酌虛盈汰除絕户丁錢故二百七十減百五省厥繁
累不優於囹劑量而第額云額云者乎嘉惠衿士興起
文學賢書祥開相映封冦屯聚練兵槍攘籍以寧敉邊
事告棘受令募兵若馬他地里甲繹騷獨帖然而事集
馬首之東知可了兵事無難也葢其潛心大道行誼自

凛尚慈緩刑入人肌膚人烏能已於思余素慕侯未獲
識荆瀕行顧我衡宇言動丰度授所著史纂二帙僅其
一斑然經世有譜矣侯名文源直隷定興人選貢士余
既從士吡之請為之記以闡衆思仍系以詩俾大衆時
歌焉介山峩峩兮不為高匪山不高侯不可望兮我心
實勞檻流浩浩兮不為深匪流不深維侯有澤兮實沁
我心

說

睦族善俗説

昨張生以睦族善俗為問俱切問也夫鄉黨與我日相親近家人尤為骨肉至戚也此何難於睦且善者今之不睦於族不善於俗者特以見人不是不見已不是耳已有小善則德色而人之厚恩或揜於小眚人有小失則切齒而已之大過則飾以偏見此之謂不平我不平而人豈能平之所以家鄉之間多成嗔恨職此故也昔有仕者其兄落魄日喧競周之數十金仍不悛彼乃咎

其兄里人亦咎其兄而直其弟然予以為非其兄之尤也胡不以其富與兄共而朝夕敬事之如其兄猶不悛乃始可直其弟耳又有厚價以拓其產者其鄰欲售之者輒再倍其直於是售之者若不及而彼猶恐非其人之願也則詳慰而後成易然其鄰猶有與之爭鬬者人皆咎其鄰而直其人然予以為非其鄰之尤也胡不以其富周其鄰人相聚相愛如其鄰猶相忤乃始可咎其鄰耳由斯以推施人者雖厚必忘施於人者雖薄勿忘

也忤於人者雖大勿校忤人者雖小必咎也故主人勿咎盜咎我之致盜況其他乎故曰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聖賢不怨不尤惟反已自修而已故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和氣在宇宙間無嗔恨也不見不是在人也

共學說

童子張三光能為文家貧不能延師余為備贄求熊子師之無以為居給之官房命事其父其父應聘亦諸生也來致謝曰幸有所棲止兼得聚訓生徒求示之言余

遜辭夫余官於淮淮之人有敎之之責若子不知學與余躬不學同推之淮人莫不皆然吾自畢其責之不遑豈知為若子而厚之耶夫余與若子有間者形耳乃其氣無間推之天下人莫不皆然人自不睹耳故士不知學賊其身者也學不知共亦賊其身者也故不仁為痿痺張生以為然乎其聚訓生徒亦必有道矣

質學說

釋心體者曰虛靈虛故靈也靈則無惡也亦無善也有

一馬則塞矣無外也亦無内也寄於一馬則滞矣譚子
同節曰數年以前日記其善而善未真繼復日記其過
而過未寡即斯語也若以為未得者夫記之者有之也
不塞焉足矣同節又曰邇年以来一念未起斂神丹元
一念初起每懷濟物過處稍細善處稍真即斯語也殆
有得焉者蓋校之規規善惡業有操柄抑亦忘其内忘
其外忘其丹元忘其斂致其虛而極焉乎夫物之濟也
如飢之食胃虛則能食心虛則能濟物第求虛而已矣

同節又曰名利之根未斬也以奔苦京塵博廣文之官佗傺踟躕卜之曹月川以學職為理學之冠曾不再覩令之廣文率為虛位上之人亦率以虛位視之胡以自見僅以升斗牽耳繹斯語也又若不得于衷者夫學不在赴選亦不在逃選月川之學不以為教職而顯亦不以不為教職而不顯不係於上人之知不知亦不係於志之行不行而自見與否食禄與否不與焉此皆其外迹耳攝行相事魯國大治而後為孔子非孔子矣聖孔

子者曰攝相事魯國治非知孔子矣君百里而王天下世以此證聖耳非聖所在也遯世不見知不悔世亦以此證聖耳亦非聖所在也夫譚子虛其衷以遊世選而喜不可選而怒不可不選而怒不可不選而喜不可間關千里猶踰閾也選不選知不知見不見食祿不食祿舉箸落箸也而要之必為月川選亦有濟不選亦有濟知則以不負為濟不知則以不悔為濟三十輻圓轉遙前何與我也安所睹名利而校之何也無所有故無所

不有虛故靈靈故無徃不通也故無所有之謂聖然譚子之學歳有進益不以自局而問扵我所謂虛矣而余費辭如此將無涉扵有也乎哉聊識之更竢他日共相考也

貧富說

鮑子君傑曩有厚貲性喜施予逢人之乏輒周之諸可修建堤路橋亭之類以便利人以捍衛人以資益人傾囊無靳數十年如一日也有客至京曹子詢其起居客

曰鮑子貧矣然上下欽其德義聲動遐邇邑里有不平
咸請就質無不心輸者曹子嘆曰夫君傑今方富哉世
有蓄財遠地者有蓄財內府者孰爲富曰內府者富近
於我而有濟也然鏹貨盈屋田園連陌猶在此身之外
惟積德允義則貫串身心之內是眞我之有也千人交
口而誦未易罄也顧不富歟庫藏之中千箱萬橐吏胥
主之而不敢言富以其未得用耳世之富人盈腹罩體
之外雖有羸財何所用之及其限窮氣散粒米寸帛毫

金顆珠亦不能用夫惟德義則百年之內用之以不忝
千載之後用之以不朽是真我之有也嗟乎齊景千駟
秋草同萎夷齊飢死萬古不磨誰富誰貧哉鮑子昔饒
於財今饒於德夫德鬼神所敬聖哲所宗財烏能等之
散財而成德可謂識所重矣彼孔方者吾奴耳善用之
乃成吾德不善用之而奴為政乃俾我縮項齷齪喪心
詭昧校牙籌而忘疲夢糞穢而色喜自少至老無一善
狀達人君子視而憐憫焉夫夫也乞丐之子乎乃無一

長也是則真貧也已余殊念君傑而隔於遠乃為貧富說以寄之如面談云

矢神說

淮孝廉李子霖雨於丁未之孟夏朔日寓都門齋心發願誓告於神其畧曰血誠悔罪籲天鑒照一順親心凡毋意念所加或黙相拂毋敎訓所及或明相違者神罰之一報君寵凡畀日徇已便不軫民艱飾虛文不務實政者神罰之一酬師恩凡在言行不以君子自處負師

王成至意者神罰之一體人情凡家庭之間妻子無心相左一意苛求置以冷落者神罰之一宏雅量凡涉世偶受不平不能含容時露躁心浮氣者神罰之曹子聞而斂袵曰善哉進修懇切一至此乎昔修德之君子或曰可與人言或曰可與天知世兩高之而儒者曰可與天知其至矣乎天則無可掩也無可眩也無可阿也故曰天眼極明天耳極聰天筭極周天網極容人有機變天有乘除天有誅罰人無躲閃故古之聖人惟天之畏

也故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夫世人溺情恣習罔知畏天神怒而不知鬼笑而不悟彼固忘天天未嘗忘彼也則亦時鑒之而行罰焉孰與矢罰於天蹈正戒邪其於罰也免矣夫隆師取友以嚴憚我以夾持我然師有時而不在其上友有時而不在其側天則無刻無地無內無外不與我俱其嚴憚夾持顧不容哉時時對越惕若凜若非僻之念何自而萌邪穢之行何自而作真性湛然無往不宜茲上聖之至德也於是李子問德之所由

入曹子曰夫是足矣奚奚言哉雖然仲尼論獲上治民信友悅親歸之誠身歸之明善明者常覺誠者常一斯為合天矣遂筆以示勿忘而併以告淮之同志云爾

仰節堂集卷四